

宋元學案

上海文瑞樓印行

東萊學案表

呂祖謙

弟祖儉

子喬年

大器子
紫微從孫

從子
康年

白水玉山三
山萬氏門人

從子
延年
羊哲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元城龜山
氏武美橫浦

舒衍
別見絜齋學案

再傳
涑水二程榮

張涓
別見慈湖學案

陽了翁廬山
和靖三傳

從弟
祖泰

安定泰山
溪焦氏荆公

葉邽

橫渠百源清
敏四傳

樓昉

高平廬陵
江西湖五傳

葛洪

喬行簡
並為麗澤諸儒學案

趙悼
別見玉山學案

輔廣
別為潛庵學案

朱塾
別見晦翁學案

劉燾

劉炳

吳必大

王遇

陳孔碩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沈有開

潘友端

宋姓

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章用中

倪千里

並見止齋學案

舒璘

別為廣平定川學案

袁燮

別為梨齋學案

石斗文

石宗昭

陳剛

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丁希亮

別見水心學案

又六十三人並見麗澤諸儒學案

私李大

宋濂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王禕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並呂學績傳

朱熹 別為晦翁學案

張栻 別為南軒學案

潘時 別見元城學案

並東萊講友

陳傅良 別為止齋學案

陳亮 別為龍川學案

並東萊學侶

劉靖之

劉清之 並為清江學案

印宗 別為印劉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

卷五十一表

二文瑞樓印行

郭良臣

並東萊同調

子澄 別見麗澤諸儒學業

子江

從子溥

卷五十一

二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餘姚黃宗羲原本

慈谿馮雲濠

黃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校刊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

東萊學案

祖望謹案小東萊之學平心易氣不欲逞口舌以與諸公角大約在陶鑄同類以漸化其偏宰相之量也惜其早卒晦翁遂日與人苦爭并詆及藝學而宋史之陋遂仰之于儒林然後世之君子終不以為然也述東萊學案

梓材案是卷謝山修補詳盡其稿具存

林汪門人

劉胡再傳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

呂祖謙字伯恭其先河東人後徙壽春六世祖申國文靖公自壽春徙開封曾祖東萊郡侯好問始居婺州先生少時性極褊後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于人有省遂終身無彘怒長從林拙齋汪玉山胡籍溪三先生遊與朱晦庵張南軒二先生友講索益精以祖致仕恩補將仕郎登隆興元年進士第又中博學宏詞科歷太學博士兼史職輪對勉孝宗以聖學且言恢復規模當定方畧當審召試館職先是試者前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先生不

然而文特典美嘗讀陸象山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象山人服其精鑑久喪除奉祠越三年除祕書郎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先生嘗面對言曰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偏察勿詳于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于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為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于假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載無纖毫之慮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畧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是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疾請祠歸旋除直閣主管武夷冲佑觀病閑除著作郎不就添差浙東帥議亦不就主管明道宮熈熙八年七月卒年四十五諡曰成先生文學術業本于天資習于家庭稽諸中原文獻之所傳博諸四方師友之所講融洽無所偏滯晚雖卧疾其任重道遠之意不衰達于家政纖悉委曲皆可為後世法先是書肆有書曰皇朝文海周益公必大言去取差謬委館職銓擇孝宗以命先生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為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又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政定古周易書說聞範官箴辦志錄歐陽公本

未皆行于世

雲濠案四庫書目收錄東萊春秋左氏傳說二十卷春秋左氏傳續說十二卷詳注東萊左氏傳議二十五卷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

謝山同谷三先生書院記曰宋乾道以後學派分而為三朱學也呂學也陸學也三家同時皆不甚合朱學以格物致知陸學以明心呂學則兼取其長而復以中原文獻之統潤色之門庭徑路雖別要其歸宿于聖人則一也

麗澤講義

補

聖作物覩須詳體此意吾胸中自有聖人境界能反而求之則當有應之者克復歸仁是也履霜堅冰蓋言順也此句尤可警非心邪念不可順養將去順養去時直至哉父與君飲酒順而不止必至沈湎殺身鬪狠順而不止必至殺人世俗所謂縱性即順之謂懲忿窒欲不順之也

人惟中無所有則必夸人以為有

今之為學自初至長多隨所習熟為之皆不出窠臼外推窠臼外然後有功釋氏之湛然不動道家之精神專一亦近于有孚只為非在道以明

隨六三係丈夫失小子而又戒之曰利居貞蓋不能自守其正而欲苟悅君子便與諂小人無異九五孚于嘉吉則雖無諂心而慕用之心太過見得君子無事不善一切隨之則亦非得中矣

為桀紂為盜跖皆以不能聽人之言

天道有復乃天行自然之道人之善心發處亦人心固有之理天道復便運行無閉而人心多泯沒蓋以私意障蔽然雖有障蔽而秉彝不可泯沒便是天行無閒之理

多識前言往行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而後德可畜不善蓄蓋有玩物喪志者

頤六五不可涉大川上九利涉大川六五君也上九臣也君當量力臣當盡力君當畏難臣當徇難君之患常在于太自任臣之患常在于不自任

君臣之閒君當求臣臣不可先求君

吾之性本與天地同其性吾之體本與天地同其體不知自貴乃慕爵祿所謂舍爾靈龜觀我朵頤成其股執其隨

此理雖新新不息然不曾離元來去處一步所謂立不易方

今世學者病不在弱只是小

遊字是人道之門

君子之攻小人當攻其根本苟不攻其根本見小人在聚斂則攻聚斂在諂諛則攻諂諛在開邊則攻開邊則終不勝小人所以為根本先能以左道壞人君之心術故人君深信之而攻之者但攻其門庭而不及其室所以不勝然則何以攻其根本在正君心也

此心之惑初解不必汲汲驅迫但順而治之自然來復然亦非任之如姑木死灰其不息之誠原未嘗頃刻停滯也

參用君子小人並非中道

以上易說

看詩且須諷詠此最治心之法

看詩欲懲穿鑿之弊只以平易觀之然有意要平易便非

室欲之道當寬而不迫譬治水若驟逼而急絕之則橫流而不可制故人不禁欲之起而速禮之復漢廣之詩已知游女之不可求而猶思秣其馬秣其駒是不禁欲之起終之以不可泳不可方是速禮之復心一復則欲一哀至再至三則欲亡而純乎理矣

公孫碩膚可見周公氣象大雖處艱難之時亦不能移孟郊出門有礙只是胸中自窄狹耳數問夜如何其雖是勤畢竟把來日做事底心被他動了人要心使事不要事使心宣玉未免以事使心者

人處憂患時退一步思量則可以自解此乃處憂患之大法

靈臺之詩俯仰萬物之動無不在太和之中縱鏞之類是樂之有聲者濯濯鶴鶴之類乃樂之無聲者皆為天地和氣所動而不能自己此詩氣象非胸中廣太而無所偏累者未易觀此

東坡謂武王殺父封子使武庚非人也則可謂武庚當叛是以世俗之心度古人豈知禹立子舜之朝不為不孝知此則知振鷺之詩以上詩說

伊川先生曰後世事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師氏以嫩詔王者專以從容和緩養君之德不幸而君有過則有佞氏之官蓋二官朝夕與王處一則優游容與以養君之德不使有一毫矯拂一則秉義守正以止君之邪不肯有一事放過故人君既有所養又有所畏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若一于從容則是有樂而無禮一于矯拂則是有禮而無樂所以不可偏廢教國子以三德三行立其根本固是綱舉目張然又須教以國政使之通達治體古之公卿皆自幼時便教之以為異日之用今日之子弟即他日之公卿故國政之是者則教之以為法或失則教之以為戒又教之以如何整教如何措畫使之洞曉國家之本末源委然後他日用之皆良公卿也自科舉之說興學者視國事如秦越人之視肥瘠漠然不知至有不識前輩姓名者一旦委以天下之事都是杜撰豈知古人所以教國子之意然又須知上之人所以教子弟雖將以為他日之用而子弟之學則非以希用也蓋生天地間豈可不知天地閒事乎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自舜命夔教胄子以此知五帝三王之政無不由樂始蓋陶冶之功入人最深動盪鼓舞優游浹洽使自得之死則為樂祖祭于瞽宗惟待之甚重故責之不輕所

謂君子教思無窮樂祖之祭不特明尊師敬長之義使之歸厚亦當時教之入人也深人不能忘先王因人心祭之與身沒教盡者不同非特一時賴之沒世亦賴之所謂樂語非特樂章蓋以樂之理見於言語之間者便有感發人處成周之學政不傳所謂誦讀不過尋行數墨舉章句意思迫促多無生意所謂樂舞古入動容周旋無非至理屈伸綴兆皆不徒然所謂四體不言而喻後世此事都廢然散在末技流于鄭衛鼓動波蕩猶能使人人生起淫心因此想像先王之樂語樂舞安得不生起善心

以上周禮說

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有問固當對然須是虛心而受之若率爾而對自以為能便實了此心雖有法言精語亦不能受于路所以被哂也如曾子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此辭讓而對也學者須以此禮涵養此心令熟

人所以陷于小人者多因要實前言實前言最是入小人之徑路

秦漢以來外風俗而論政事

五帝憲老而不乞言何也當時風氣未開人情淳厚朝夕與老者親炙觀其仁義之容道德之光自得于觀感不言之際所以不待乞言三王雖不及五帝然其問答之際從容款曲忠敬誠懇亦與後世問答氣味不同蓋尊老之至不敢急迫叩問伺閒乘暇微見其端而徐俟其言其誠敬氣象可見

孔門惟顏子少有憲而不乞之意予貢即有不言何述之憂

祖望謹案鄉黨一篇則孔門所得亦不僅在乞言

五帝三王名史曰博尤有深意大抵忠厚醇篤之風本于前言往行之學者所以澆薄皆緣先生長者之說不聞若能以此意反覆思之則古人之氣味庶猶可續也

曲禮少儀皆是遜志道理步趨進退左右周旋若件件要理會必有不到惟常存此心則自然不違乎禮心有不存則禮有時失所謂遜志如徐行後長如灑埽應對如相師皆是遜志氣象宵雅舊說為小雅大抵經書字不當改

古人為學十分之中九分是動容周旋灑埽應對一分在誦說今之學者全在誦說入耳出口了無涵蓄所謂道聽塗說德之棄也

未至聖人安能無欠闕須深思欠闕在甚處然後從而進之

發育峻極而繼之以禮儀威儀聖人之道如此若無禮以行之便是釋氏

以上禮記說

三年無改須知事之害理傷義則父在固將下氣幾諫號泣隨之豈以存沒二其心是亦無

改于父之道也

見賢思齊才有一分不如便不是齊見不賢內自省如舜之聖禹尚以丹朱戒之此最學者日用工夫然格其義是聖賢地位總統一代謂之政隨時維持謂之事前漢之政尚有三代

之遺意光武所設施皆是事耳前漢有政後漢無政

人必曾從克已上做工夫方知自朝至暮自頂至踵無非過失而改過之為難所以言欲寡過而未能此使者非獨知蘧伯玉做工夫處其自己亦必曾去做工夫過有所體驗非徒善為辭命不自夸張也學者若才輕易發言語便是不曾做工夫

春秋之末先王之澤將盡高見遠識之士多是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以聖人論之病痛便見若以後世學者論之荷蕢者之底蘊亦未易窺既識聖人之心且天下事皆是經意曾去體量知其深又做不得淺又做不得與其他望風口說者不同但心不虛耳

後世人所見不明或反以輕捷便利為可喜濇厚篤實為遲鈍不知此是君子小人分處一切所見所為濇厚者雖常居後輕捷者雖常居先然一乃進而為君子之路一乃小人之門而濇厚之資或反自恨不如輕捷者而與之角則非徒不能及之祇自害耳

以上論語說

學者非特講論之際始是為學聞街談巷語句句皆有可聽見輿臺覓隸人人皆有可取如此德豈不進

孔孟門人所見迥然不同孔門弟子或失之過然所見卻不狹孟氏弟子只去狹處求所以不得不嚴其教

屈原愛君之心固善然自憤怨激切中來離騷一篇始言神仙中言富貴終言遊觀已是為

此三件動故託辭以自解而反歸于愛君若孟子則始終和緩

祖望謹案屈原宗臣非孟子比東萊之言微有未審但屈原上不及箕子下不逮劉向則有之

父子之間不責善非置之不問也蓋在乎滋長涵養其良心

草芥寇讐之對似覺峻厲無溫厚氣蓋為齊王待臣之薄其言不得不然然使孔子遇齊王必有不動鋒芒自然啟發之理此卻是聖人事

三王四事皆于平常處看惟孟子識聖人故敢指日用平常處言之揚子不識聖人乃曰聰明淵懿冠乎羣倫把大言語來包羅

祖望謹案此乃水心譏中庸祖述憲章一條所本

所主非人終身陷于其黨谷永是也然亦自有轉移之理故陳瑩中說使王氏之門有負恩之士則漢不至於亡瑩中亦嘗因蔡下所薦人朝卻深排之豈有終不可改者哉雖然有了翁之志則可要之進身不可不謹

學者志不立一經患難愈見消沮所以先要立志

今人說好事不可放過固是然必待好事然後做不知雞鳴而起孳孳為善是甚事自朝至暮必有所用

小人中庸不必加反字小人自認無忌憚為中庸

孟子不與申韓辯而與楊墨辯蓋深明乎疑似之際

以上孟子說

人不為技能所使者難吳起以此殺妻

義理之上不可增減分毫

自古文武只一道堯舜三代之時公卿大夫在內則理政事在外則掌征伐孔子之時此理尚明冉有用才有若切舍孔子亦自當夾谷之會西漢猶知此理大臣韓安國之徒亦出守邊東漢流品始分劉巴輕張飛矣

柳仲塗記其皇考嘗呼諸婦列堂下言兄弟本是同生只緣異姓婦人入門教壞丈夫諸婦莫不戰慄其意固是然孝友非男子獨有婦人獨無使男子之性堅定婦人自當感化豈有反為轉移之理

以上史說

國語釋詩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此是古聖相傳非一人之私言如孔子告顏淵仲弓亦非孔子自說左氏云志有之克已復禮仁也又云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曰志曰則皆是古人相傳乃知三代下此氣脈不曾斷

王湛年三十宗族皆以為癡王述年三十人或謂之癡蓋其質厚韜晦為學須質厚君臣之間不是不可說話此皆士大夫愛身太重量主太淺

殺數百萬生靈亡數百年社稷皆生于士大夫患失

楊炎併租庸調為二稅此外不許誅求一錢他卻不知保不得後來大凡治財最不可壞舊法不可并省名目

不愧屋漏凡口然而心不然念慮間有萌動皆是

辭受之際辭不必與人商量若受卻宜商量

人二三十年讀聖人書一旦遇事便與里巷人無異或有一聽老成人之語便能終身服膺豈老成人之言過于六經哉只緣讀書不作有用看故也

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南軒學案

為學須是一鼓作氣間斷便非學所謂再而衰也

用工夫人纔做便覺得不是覺得不是便是良心

處兩不足之間凡應和語須對兩人皆可說

聽人語不中節者擇其畧可應一語推說應之

權職便當以正官自處但不可妄有支用

處家固不可不正且肅然不可不放一分

以上雜說

東萊遺集

補